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吳拱極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起甲戌明武宗正德九年盡辛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凡八年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宫災

帝好燈綵歲費將數萬及是宸濠別無奇巧以獻令所遣人入宫懸掛多著柱附壁以取新異帝復于庭軒間依欄設氈幙貯火藥其中偶不戒遂延燒宫殿乾清以内皆燼火盛時帝往豹房臨視回顧光焰燭天猶笑謂左右曰是一棚大烟火也楊廷和等以宫災自劾請帝避正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宴罷躬九廟參秘崇兩宫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宫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諸

言官亦各上章極諫
語皆切至帝不省

二月帝始微行

夜至教坊
司觀樂

發明　人君出入警蹕清道後行體至尊儀至重也
漢武帝始為微行成帝效之朱子於綱目皆
謹書之以為復鑒而武宗乃狎于羣小日事佚遊
效富平公子之樂忘柏谷主人之戒其輕宗廟褻
神氣為已甚矣況自此遠踰關塞動輒
經年其不至見困于豫且者亦天幸耳

以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貴以宮僚舊恩故有是命在
閣三年無所建白致仕歸

質實　靳貴字充道丹徒
人歸後二年卒未

葬武宗南巡過鎮江親臨其喪命詞臣撰文皆不稱旨帝乃自為文祭之按王瓊雙溪雜記云內閣劉忠去位楊廷和欲引門生靳貴代之朝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貴憾之後讒斥罷宏仍以貴代宏然攷明史武宗本紀及明實錄宏以五月乙丑致仕在貴既入閣之後並非以貴代宏且宏之去位以却寧王護衛之請事見明史宏傳亦非由貴讒搆瓊所紀者皆不得其實也

夏四月復寧王護衛

初宸濠賄劉瑾得復護衛瑾誅仍論奪會陸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所素善也遂致書盛陳借好欲復護衛及屯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為詞宸濠乃遣人厚結教坊臧賢屬錢寧為內主比奏下完即為覆請而以屯田屬戶部請付廷議內閣擬旨上竟予之舉朝譁然六科給事中高淓十三道御史汪錫等力爭章並下

部久不覆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聞之上疏諫曰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之人夫晏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頼廣行切掠至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于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静况今海内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罷其獻諜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與援甚衆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完迫于衆論乃請納諫官言

帝竟不聽

質實　汪錫仁和人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

五月費宏罷

錢寧方寵于帝最用事宏不與通寧時有所關請饒宏以綵幣珍玩峻却之寧慙且恚宸濠之謀復護衛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陸完主之宏從弟綸修冢其妻與宸濠妃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謂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咈然曰公自任之中官齎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既而竟俞所請于是宸濠與寧合而搆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徐珊嘗劾宏當國家宜引避不得留翰林寧遂以此譖于帝責宏陳狀宏自伏乞休命并家致仕寧遣騎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書燬宏歸杜門絕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民李鎮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遂據險作亂率衆攻費氏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刼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愬于朝下巡撫孫燧按狀始遣兵勦滅

質實

史乘攷誤寧庶人之復護衛內閣大臣獨

番肅爾竊據哈
密公然投進援
書彭澤奉命經
理即當督勵將
士恢復故城使
之震讋國威不

貴鉛山持正不肯予而楊新都梁南海畢畏禍而莫敢主持新都為首輔其罪有不容辭者弟不得以汙名賢之耳雙溪雜記謂大璫欲廷試讀卷日獨請楊師傅入票旨其為譬口無疑弟楊用修丹鉛雜録謂為新都丁憂以後事則又誤之甚矣護衛之復乃正德九年四月丁酉而新都聞父春喪在十年三月丙申令欲他諉其可得乎余珊桐城人滌燧守德成餘姚人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

土爾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言巴雅濟不能守國故遣將代守之搞賜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畧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以家于蘭州遂藉鄉土為辭且引疾推璋及伏鉞可任帝復優詔慰勉乃行澤未至賊遣兵分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帛數萬即歸城印澤

敢再行蠢動即或改圖向化亦必俟其誠心欵服方可為代請祈懇乃佯言得賂歸城即遣人以幣帛酒鎗先行往賂褻國體而啟戎心莫此為甚及偽還城印澤又不親往審察輒以為疆事已平奏聞杜召更觸欺罔之尤比莽肅爾狡黠自如再邀重

祇甘州謂畨人嗜利可因而欵也遣通事馬驤諭還侵地及王當予重賞莽肅爾為許之澤即使舍音和珊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未得報澤輒奏畨酋悔過效順事已平帝即召澤還廵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官多劾瓊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復時時謾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澤醉罵寧聞大怒遂與瓊偵澤事欲共傾之舍音和珊者素桀黠雖為哈密臣居肅州陰通莽肅爾為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澤不知而遣之及澤還巳雅濟迄不得返和卓塔濟迪音亦不肯退復要重賞始以城印來歸而巳雅濟留如故會舍音和珊與莽肅爾忽有隙莽肅爾欲殺之大懼求和卓塔濟迪音為解許賂幣千五百匹期至肅州畀之且啗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莽肅爾喜令其壻瑪哈穆特等俱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賂時

嘗而已雅濟仍被羈留終不能得其要領實澤之苟且偾事有以致之厥後澤制奪之由雖因王瓊私心報復然坐以誣妄停國澤又豈能自為解免乎

李昆代趙鑑為巡撫慮寇變羈其使甘州而驅舍音和珊出關懼弗去和卓塔濟迪音有弟曰和卓繖哲爾亦充貢使偕來為所羈和卓塔濟迪音聞之怒復奪哈密城請恭肅爾移居之分兵據沙州擁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萬榮王琮各統兵往禦寧以七百人先遇寇寇悉衆圍寧而分兵綴諸將寧軍盡沒遂薄肅州城副使陳九疇固守先絕其內應下舍音和珊于獄寇知事洩慮援兵至大掠而去朝廷初聞寇衆入寇復命澤提督三邊軍務率師西征而寇還至爪州為副總兵鄭廉所敗又與衛拉特相攻力不敵移書求款澤罷行尋乞骸骨歸事在十二年五月澤既去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寧從中下具事大學士梁儲等持之乃已舍音和珊之以內應繫獄其黨實巴伊克被捶死及事平械舍音和珊赴京下獄實巴伊克子旋以入貢至京探知王瓊欲傾澤遂訟父冤法司行甘

肅訓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明年還報無所引瓊怒劾澤誣妄辱國斥為民坐昆九疇激變逮下吏昆謫官九疇削籍澤材武知兵然性疏闊負氣其經畧哈密事頗不當瓊與寧因交齮之乃得罪又明年舍音和珊滅死黨緣寧入豹房與滿巴伊克之子俱侍帝左右帝悅之賜國姓授錦衣指揮而莽肅爾自肅州敗後屢求通貢不得十五年歸先所掠將卒及巴雅濟家屬復求貢廷議許之而巴雅濟終質實不還

趙鑑字克正壽光人馮時雍交河人王瓊守德華太原人李昆高密人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　瑪哈穆特舊作馬黑木和卓繖哲爾舊作火者撒者兒實巴伊克舊作失拜烟客今並改

六月詔自今言事黜謫者毋復用

兵部員外郎韓邦靖言廷臣頃因災變極陳闕失未見聽納前後以言獲罪者未蒙名用乞開延攬採擇

之門以收人心帝怒下邦靖

錦衣獄黜為民乃有是詔　邦靖韓邦靖字汝度朝邑人

秋七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先是韃靼別部額布勒與小王子仇殺額布勒竄西海阿爾托蘇與合逼脅洮西屬番屢入寇巡撫張翼總兵王勛不能制漸深入邊人苦之尋擁衆來川遣使詣翼所乞邊地駐牧修貢翼啗以金帛令遠徙額布勒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寧歲小王子亦數入寇殺掠尤慘以五萬騎攻大同趨朔州掠馬邑帝命仇越統兵禦之戰于萬全衛斬三級而所失亡十倍以捷聞時八年夏五月也至是敵連營數十冦宣大塞而別遣萬騎掠懷安總制叢蘭告急命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為大將協蘭守禦京師戒嚴已而敵踰懷安趣蔚州蘭等預置毒飯于田間如農家餉而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

多死者
敵乃還

質賣 西海方輿紀要在西寧衛西三百餘里亦曰僊海鄺道元水經注古西僊之地亦曰青海亦曰鮮水海亦曰允谷鹽池西海則其總名海方數百里案西寧衛今為西寧府洮西番屬明一統志洮西在洮州衛三十里洮河至初冬水凍凝結俗呼為珠子凌河河西皆番人所居稱洮州十八族懷安漢上谷郡地唐置懷安縣屬新州明改置衛今仍為縣屬宣化府張巽介休人 額布勒舊作亦卜剌阿爾托蘇舊作阿爾禿廝今並改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京師地震 是月十五日乙巳也

九月謫編修王思為三河驛丞

帝嘗喜觀搏虎一日虎廹帝江彬趨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至是復以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近者虎逸于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位以來于茲九載朝宁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于問安經筵倦于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于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于荒志廢業惟酒為甚陛下露處外宮日湎于酒厮養雜侍禁衛不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三河驛丞

質實 三河驛在潮州府大埔縣西今有巡司為

縣臣鎮王思字宜
學太保直曾孫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沍為庶人當沍自殺

初流賊攻兗州當沍帥家衆乘城取護衛弓弩射却賊降敕奬諭遂以武健聞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武斷為鄉人所惡同里吏部主事梁穀少不檢頗倚質等為助既貴厭苦之又與千戶高乾有怨會有衔質巖者誑穀云質巖且為亂穀心動因並指乾等告變于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當沍父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言當沍結質巖欲反虞禍及奏于朝帝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圍當沍第索其兵械則前射賊弓弩半潎讞穀所指皆平人魁懼事敗乃諷所虜陳環及術士李秀佐證之復以書及賄抵鎮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以實對書賄事亦為真

所發于是御史李翰臣劾穀魁誣罔宜即訊近倖方欲邀功責翰臣為叛人掩飾下之獄謫德州判官而釋穀等不問御史程啓充疏言穀魁鼓煽流言死不蔽罪縱首禍而謫言者非國體不報廷臣議當沍罪卒無所坐以藏護衛兵器違祖制廢為庶人戍質等肅州所連逮多瘐死魁坐誣奏斬中官送當沍之高牆當沍大慟曰冤乎觸牆死聞者傷之

質實

當沍魯莊王陽鑄幼子王純字希大慈谿人李翰臣大同人程啓充字以道四川嘉定州人

發明

趙巖表質隸卒賤人耳而當沍與之善共武斷鄉曲亦未必不倚藩府為聲勢當沍豈得為無過然不過交遊之濫誣以作亂初無實據而兵部張皇其事即議駐兵伺變遂至馬魁挾怨而售譖魯王懼禍以誣予追按問無狀讞訊已明當沍卒無所坐之罪而以射賊既敗之弓弩摭拾以

斷斷獄在近倖貪功而樂禍固不足深責彼廷臣既正魁罪則已為當泝昭雪其誣而復縻為庶人仍使含冤而死於非命豈得謂持讞之平哉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工部奏營建宮室庀材鳩工計直白金百萬兩請均賦于民歲徵十之二恐徵輸不及暫于內帑借其半以給用帝終不欲假用內帑乃于一歲中盡徵之于是催科旁午海內騷然矣

乙亥 十年春正月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禮

是日漏下二鼓帝始還宮楊廷和等疏諫兵科給事中王良佐言尤切曰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祭無貳爾心期昭假也邇者正月初五日躬祀太

郊祀鉅典田燭宿供固以備嚴夙駕質明行事始足抒昭格之

識武宗恣情忽荒昧於夜旦大禮昏暮始成全不以敬天為念雖升壇柴燎亦必以惰氣乘之褻慢孰甚焉昔齊東昏于元會至暮受朝貽譏前史武宗並且蔑視明禮不幾況而愈下乎

廟薄暮方出行禮則登獻夙戒之儀不將敗愆與祭歛戢之容不寖懈怠者寡矣初十日郊祀初七日當誓戒臣等導駕輿百官具朝服候至夜漏下忽見執駕之人一呼而散宿衛之士羣噪而奔臣等佇集左掖昏暗中傳聞免朝不知旨從何出惶懼失措徘徊久之至初九日車駕當臨齋宮百官莫不晨趨以俟乃薄暮方往倉猝至壇行禮行禮甫畢旋即下營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耶抑遊幸也及次日駕還復至夜分城門失啓閉之常禁闥縱馳騁之樂一切非時與制矣又凡令節大朝賀每至昏暮而司晨之官尚報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祭祀朝賀之期經筵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遵制舉行則事天事祖與百凡綱紀無不畢張天下幸甚不報

質實 王良佐 夷陵州人

民間訛言選女入宮

御史張翰言旬日以來民間相傳謂朝廷欲博選女子以充後宮凡有女之家未字者不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於姻黨之家致帷薄之議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斁彝倫乞敕禮部榜諭以解萬民之惑不報尋有無賴子數輩挾二媪為媒氏乘夜猝入李姓者家強舁其女以去次夕復強舁祁氏女不從相詬爭為邏卒所獲詰其名乃蔡明馮玉吳綱安亨也錦衣衛以聞詔悉以付獄仍令都察院禁約之人心始安

質實 張翰遼東廣寧後屯衛人

夏四月下江西副使胡世寧于獄

時宸濠驕横有異志皆莫敢言世寧憤甚上疏曰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為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

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屋地採辦擾旁郡
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為盜臣下畏禍多
懷二心請于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别選
公忠大臣鎮撫敕王止治其府毋撓有司以靖亂源
銷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議專委諫計賊情勦
撫之宜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偽托宜令王約束之
報可宸濠聞大怒列世寧罪徧賂權幸必殺世寧章
下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左都御史
石玠等劾世寧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
寧為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寧已還福建按察
使聞之即間道走京師自繫都察院復奏其畏避掩
飾得旨下鎮撫司拷掠于是御史徐文華言世寧之
論寧府非特為朝廷亦為寧王慮也安有所謂妖言
誹謗離間懿親者耶寧府隱蔽之事豈惟世寧知之
痛之憂之中外之臣亦知之痛之憂之矣但人多顧
忌而世寧則忠于謀國耳乃以忠獲罪始令御史逮

繫復令官校捕解世寧恐懼間關赴訴其情蓋有難于顯白者夫人臣上為國家下為宗室發憤畢誠圖畫安危言適啟其口而災旋逮身亦可哀已比見寧王乞護衛則予護衛乞屯田則予屯田凡璽書之褒嘉恩禮之稠疊諸宗藩未能或之先也威勢日以張大失今不戢容有紀極乎江西之臣畏其隱禍莫敢顯言世寧一言及之寘之重法異日誰復敢為陛下言者臣以為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長宗藩之威招意外之虞皆自今日始可不為寒心哉乞履霜謹始曲賜優容庶遠僭逼之嫌全治安之體不聽世寧于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不省繫歲餘言官程啟充等又交章救楊一清以危言動錢寧乃論謫戍居三年宸濠果反

質實 石玠字邦秀藁城人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

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一清再推内閣不用及是楊廷和以憂去遂以一清代之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帝欣然欲見之考永宣間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閣臣梁儲等言祖宗朝雖嘗遣使西番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止因其來朝厚加賞賚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撥快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為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鋌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道途絕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

等不敢撰擬帝不聽禮部尚書毛紀都給事中葉相
御史周倫徐文華等並切諫亦不聽允行以珠琲為
幡幢黃金為供具賜其僧金印犒賞以鉅萬計敕允
往返以十年為期所攜茶鹽以數十萬計允至臨清
漕艘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䑸舥相連二
百餘里至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
不足取旁近數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萬
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
始率將校十人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番僧恐
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
之奪寶貨器械以去將校死者二人卒
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善馬疾走僅免

質實 天全六番唐宋
時皆為羈縻之域隸于雅州元置碉門魚通黎雅長
河西寧遠等處宣撫司屬吐番等處宣慰司後改六
番招討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明初合為天全六番
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今改天全州屬雅州府映江

方輿紀要由瞿唐而下謂之峽江峽江兩岸重巖疊嶂蔽日隱天至于夏水長陵沿泝阻絶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犇遇風不能及也錦官驛在成都府城東毛紀字維之掖縣人葉相江都人周倫崑山人

發明永樂中令侯顯輩持節入番意在招徠異域顧中官奉使遐陬實有傷於國體乃武宗惑近習荒誕之言轉欲援為故事俾劉允遠迓西僧豈非成祖作法于凉有以貽之口實耶然侯顯之使番僅齎書幣以往選壯士健馬護行而已而允則供具不貲糜金無算甚至百艘並下漕阻臨清千驛難容郵增蜀道騷擾之害于茲極矣且烏斯藏距四川馬湖府止千五百餘里何遂往返以十年為期此必中官欲盛治貲裝故極稱遼遠以聳聽卒之寶貨器械適足啟番人潛襲之謀耗中國

以取侮外藩蓋未有甚于此役者也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是日車駕當出視郊祀牲禮部請改次日因言視牲乃郊祀之始日食乃天變之徵今大禮將舉忽遘此變上天示戒亦昭然矣伏望順承天意益加敬畏自茲以往皆郊祀之所有事起居必以其道出入必以其時一遵祖宗典訓而慎行之至于朝賀燕享亦莫不然則天心感格災變不足弭矣不納

下寧波知府翟唐于獄

先是浙江市舶太監崔琺藉貢物擾民為唐所裁抑奸民附琺為惡唐執而笞之尋病死琺奏唐阻格貢獻笞殺所遣人帝怒逮下鎮撫司獄榜治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珦亦言唐被逮日軍民

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不聽帝方寵任宦寺勢甚恣中外官與抗者為所誣陷輒得罪時太監在浙者凡四人珐主市舶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僉事韓邦奇疏請禁止堂亦奏邦奇阻格下獄有工部主事王鑾出轄徐沛歸河織造中官史宣過其地索輓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鑾助守約與抗宣奏于朝逮繫獄宣在鳳陽列黄梃二于騶前號為賜棍每以杖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御史張士隆劾奏之又劾太監廖堂姪鎧奸利事其黨見疏大恨遂合搆以陷之御史張經出按宣府發鎮守太監于喜貪肆狀為喜所訐皆先後逮治于是給事中徐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寺一言旗校絡繹於道逮捕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於內今數瑾縱横於外乞治珐等誣罔罪帝終不省已而唐讁嵩明知州邦彥斥為民守約罷官鑾

輸贖士隆謫晉州州判官經謫安寧知州

質實

安寧州古滇國螳蜋州地漢為益州郡之連然縣唐武德初改置安寧縣天寶初陷于蠻後為蒙氏段氏所據元取其地立安寧千戶所後改州明屬雲南府令因之翟唐字堯佐長垣人趙春巳縣人范珣天台人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王鑾字廷和大庾人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張經興州左衛人

丙子 十一年春正月朔帝御奉天殿受朝賀逮暮成禮

御史程啟充言自古帝王勤惕匪懈所以畏天命收人心勵臣工威蓄服也今正旦令節文武羣臣及外蕃之使待漏入賀迨酉而後禮成迨散朝則夜久矣枵腹之衆奔趨赴家前仆後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其他臣僚失簪笏毀衣裳至以得生相慶午門左右吏皁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若

市衢玩莫甚馬郊祀在邇儼出有期伏望
屏棄宴遊益崇儆畏以肅臣民觀瞻不報

三月以馬昂為右都督

昂初為延綏總兵官以驕横奸貪劾罷有女弟善歌能騎射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江彬奪歸進于帝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昂右都督弟炅泉並賜蟒衣大璫皆呼為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都給事中呂經等言陛下果為皇儲之圖自宜博選世族使備嬪御奈何溺畢汚以自褻且聞昂及諸子弟出入宫禁肆無忌憚應對左右殊乏臣禮又樹立徒黨以為羽翼小人之情無厭失今不治後悔何及伏望將昂顯示誅戮并斥所入孕婦庶幾人言可息御史張淮徐文華等亦以為言未報都給事中石天柱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為己子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

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為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冑尚不易負荷而況幺麽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于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疑卒不報帝每從數騎過昻飲一日飲酣名昻妾昻以妾病辭帝怒而起昻懼復結太監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旻都指揮晁儀真守備昻喜過望又進美女四人謝恩然馬氏寵後亦漸衰

質實 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張淮南皮人石天柱字季瞻岳池人

夏大旱

命定國公徐光祚會昌侯孫銘新寧伯譚佑禮部尚書毛紀以禱雨祭告天地社稷山川及城隍之神時四月丁巳也給事中徐文溥偕同官上疏曰頃者因災旱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闕朕躬者皆已知

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事上帝迓天休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為貿易皇店不以罔財還邊兵于故伍斥番僧于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梟獍之族盡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户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闕朕躬者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為福者未之有以報聞 賀實 徐光祚中山王達六世孫孫銘會昌侯繼宗之子譚佑新寧伯裕之弟

五月録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户月給米人三斗時自宮未録者尚數千人復扣禮部門求録用令逐歸原籍再至京奏擾者罪之然卒不

能禁絶也

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大夏忠勤懇篤遇知孝宗忘身狥國于權倖多所裁抑故深見嫉于小人既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廣東右布政使吳延舉請復廪隷中官用事者終嗛之不許大夏家居教子孫力田諒食稍羸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慊愧地下也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及是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先是大夏為劉瑾陷被逮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為廵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為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久矣安南

使者入貢曰劉尚書戍邉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秋八月大學士楊一清罷

時義子錢寧用事一清以災異陳時政中有狂夫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籬之托語識切近倖帝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于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寧又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前任吏部考察不公吏科駁大周誣罔大周再上書醜詆一清吏部以其撓銓制傷國體乞下法司定治寧從中主之詰責吏部互相掩飾令陳狀户科都給事中周金等上疏曰考察内外官皆吏部會同都察院奉命舉行此累朝故事也問刑條例備載考察被劾之人不得挾忿摭拾大周前後具奏瀆亂宸聰開羣枉之門闢僥倖之路據其肆言無忌必有主使之人舞亂國經未有若是之甚者請嚴鞫大周

以為將來之戒御史陳軾等亦以為言皆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質實

錢寧用事明佞倖傳初寧曲事劉瑾得幸于帝性猾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為義子傳陞錦衣千戶瑾敗以計免歷指揮使掌南鎮撫司累遷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聽其名刺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西域人于永及諸番僧以祕戲進請于禁內建豹房新寺恣聲伎為樂復誘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知駕將出矣太監張銳領東廠緝事橫甚而寧典詔獄勢最熾中外稱曰廠衛司務林華評事沈光大皆以杖繫校尉為寧所奏逮下錦衣獄黜光大貶華一級錦衣千戶王注與寧暱撻人至死員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寧匿注于家而嗾東廠發刑部他事尚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校卒至部院白事稱尚書子麟輩曰老尊長太僕少卿趙經初以工部郎督乾清宮工

乾沒帑金數十萬經死寧佯遣校尉治喪迫經妻子扶櫬出姬妾帑藏悉據有之中官廖堂鎮河南其弟錦衣指揮鵬肆惡為巡撫鄧庠所劾詔降級安置鵬懼使其嬖妾私事寧得留任寧子永安六歲為都督養子錢傑錢靖等俱冒國姓授錦衣衛官念富貴已極帝無子思結強藩自全遂黨寧王宸濠遣人往宸濠所有異謀諷宸濠數進金銀玩好于帝諱名其世子司香太廟為入嗣地又以玉帶綵紵附其典寶萬鋭歸詐稱上賜凡宸濠所遣私入行賄京師皆主伶人臧賢家由寧以達帝左右周金字子廣武進人陳軾應城人

以王守仁巡撫南贛汀漳

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盜賊易為巢穴陳金俞諫先後討之稍戢不數年復嘯聚作亂謝志山據橫水

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皆亂前廵撫文森稱疾兵部尚書王瓊劾罷森薦守仁才遂自鴻臚卿擢右僉都御史以代之　初守仁既謫龍場驛丞地在萬山中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悅服相率伐木為屋以居之瑾誅後量移廬陵知縣累遷鴻臚卿

質實　橫水左溪　方輿紀要南源水在南安府崇義縣西南五十里出南源山東流北折合縣東南六十里之西符水蓋南源為橫水西符為左溪一云左溪即汀水亦曰鄞江在汀州府長汀縣東源出寧化下流至廣東大埔縣入海桶岡在崇義縣西二百餘里接湖廣柳州界浰頭山在惠州府和平縣北六十里亦曰和平峒綿亘深遠接江西龍南縣境最北近龍南者為上浰在岑岡者為中浰最南者為下浰大庾漢南埜縣地武帝遣將庾勝

討南越築城于此有大庾城之名隋因置大庾鎮唐升縣明為南安府治樂昌漢曲江縣地梁置梁化縣隋改樂昌明屬韶州府廬陵漢縣後漢改西昌隋復曰廬陵明為吉安府治今皆因之池仲容亦曰大鬢文森衡山人

南京地震

是月十九日戊辰也

以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及是入閣明年改武英殿兼太子太傅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于南海子

初帝好佚遊然猶慮外廷知至是從近倖言乃于月之戊寅名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己丑郊竣將幸南海子觀獵大學士梁儲等暨廷臣極諫皆不聽及期速蒇祀事遂往畋文武大臣扈從者不許入既晡始令歸候承天門夜半駕還宫御奉天殿行慶成禮以所獲麞麕麂兎賜府部大臣暨翰林科道官

二月增設陝西織造中官

給事中任忠言陝西地瘠早寒民多穴居衣皮餔藿無他生計況沿邊郡縣屢遭寇掠耕牧曠廢其腹裏不被兵者又以調兵士馬輓運芻糧亦皆疲敝麰麥槁于春夏苗稼盡于雪霜逃竄流移十室而九近復遣中官往監織造費輒數萬催督峻急民不堪命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攫臣不勝意外之變民或啄以攫也疏入不報尋以兩淮浙江四川質實河東驛課給陝西充織造之用

任忠崑山人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覩其所好導以佚遊北圖遊衆擅權而不顧置其君于險地坐令萬乘之尊負裝微服蹣塞經時又多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紀前在禮部以帝遣使烏斯藏再疏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勅掌詹事至是靳貴致仕去遂代入閣同列皆倚重之

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瞬息馳千里何鬱鬱居大內為廷臣所制帝然之遂將出關幸宣府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曰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非漫遊蓋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

方蠱惑使之流連忘返其情實為叵測武宗迷而不悟恢諧獨行甚至索婦良家戕歸樂妓失德無所不至彬雖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笑千秋豈能掩乎

聽大臣言大師遠駕遂成己已之變夫匹夫猶不自輕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況今內無儲貳國家多事甘肅有土酋之患江右有羣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為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已聞朝廷切諫皆不納後疏言臣愚以為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死以負陛下疏入不報至是帝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命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頃之帝名璽頓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名嵩嵩謂欽曰吾

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劒坐關門下曰
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
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
而後有車駕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
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
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
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伏劒叱
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為帝言張御史幾殺臣帝
大怒顧錢寧為我速捕殺御史會梁儲蔣冕毛紀追
及于沙河請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疏亦至廷
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意殊怏怏又二
十餘日欽廵白羊口帝復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
房民舍遂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
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谷大用守關禁毋得出一
人欽感憤西望痛哭帝至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
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

武宗身居九五乃豔燕人臣爵號忽假名降敕自封冠復蕩然莫辨實千古未有奇聞且以至溥而下齒臣工體統之凌夷已甚名不正而言不順徵兆實肇不祥較漢成帝之稱張公子唐

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

質實

沙河昌平州志沙河北店距州二十五里南店距州二十七里羊房堡名在青邊口西

南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時自宣府至陽和所駐蹕稱軍門凡有徵發概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尋命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尚書石玠持不可帝弗從乃輸其半

冬十月小王子入寇帝自將禦之

先是帝在陽和聞小王子帥五萬騎駐邊將入寇帝喜雄器得自見遂命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鯢遊擊陳銓孫鎮軍大同威遠東參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

莊宗之稱李天下誕妄甚乃竟得保有宗祧豈以孝宗遺澤未泯故不致遂臻淪覆耶

參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巒軍平魯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是月辛丑寇分道南下勛等率所部禦之帝命春澤往援政巒及參將麻循高時繞敵後夾擊又調宣府總兵官朱振參將左欽等俱會陽和參將江桓等為之策應越四日甲辰勛與敵遇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勛等復遇敵於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頗相當薄暮敵騎傍東山去既而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入應州城巒及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大戰時春澤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官軍不得合帝乃率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江彬等兵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敵稍郤諸軍乃得合日暮即其地為營乘輿止焉明日敵來攻帝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迄酉戰至百餘合敵退引而西帝與諸將躡敵後至朔州邊會大風霧晝晦官軍亦疲困遂還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

乗與幾陷勛等以捷聞於朝

質實聚落堡在大同府東六十里天順三年築城周三里天城衛在大同府東北百八十里東南至蔚州百五十里洪武三十一年置今改天鎮縣屬大同府平魯衛在大同府西二百五十里今改平魯縣屬朔平府應州五代唐分雲州地置應州遼置金城為應州治洪武初省縣入州屬大同府今因之

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先是十年三月廷和以父憂歸及是服闋召之還朝既至疏請廻鑾不報復與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谷大用扼關門不得出乃還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朔帝在宣府

文武羣臣於奉
天門行遥賀禮

振京畿饑

給事中邵錫言自去年雨水為災順天保定河間被害尤甚眞定大名等五府次之人民艱食餓殍盈路流移不止盜賊將起非細故也陛下軫念災傷既發戶部金及德州倉糧遣郎中二人振濟竊恐待餔者衆所發不足供所需郎官權輕無以督率羣吏請別遣重臣增給銀穀以往其稅糧物料仍乞例外蠲免以蘇民困帝可其奏乃遣僉都御史李鉞督振而敕巡撫李瓚臧鳳撫卹眞定等府饑民乏耕種具者官為補助是年二月留盧鳳淮揚徐州兊運糧五萬五千石及折糧腳價銀四萬兩淮浙鹽價銀各三萬兩分給盧鳳等府縣亦以水災故也

質實

邵錫安州人李鉞字虔甫祥符人臧鳳字瑞周曲阜人李

瓚濮州人

帝至自宣府

帝將還京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撒大帽鸞帶且賜羣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具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官不限品級皆與馬惟部曹以下不與言官論其非制不納及是迎帝德勝門外羣臣具綵帳數十綵聯數千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各陳羊酒白金綵幣手紅梵夾候道左蓋中官預傳帝意如此時帝戎服乘赤馬佩劍還騎簇擁遥見火毬起戈矛間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地叩首帝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捧果榼毛紀擎金花二稱賀帝曰朕在榆河親斬敵首

一級赤知之乎廷和等皆頓首稱聖武帝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是日大雨雪帝至時夜已久羣臣迎駕者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得入城有幾殆者

質實　明史五行志曳撒大帽行役所用非見君服皆服妖也輿服志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時文臣服色亦以走獸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尤異事也榆河即榆溝山西通志鎮川堡十五墩北直榆溝門又西十九墩北直牛心山山左右皆榆溝也

罷南郊致齋

是月庚戌當南郊以初至丞及致齋遂行禮先是帝在宣府既閱歲未還内外羣臣皆恐帝竟忘返不得親郊南京禮部尚書吳儼上疏諫語極剴切畧言臣等初聞車駕出幸昌平曾具疏極論不蒙采納既而又聞出居庸幸宣府大同寧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六軍之士不及衛護臣等戰懼驚惶未測其故伏而思之是必因邉圉告急陛下慮羣帥之不力憫邉氓之被俘急于制御遂不暇咨謀而行耳然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寧無一人可委任者而陛下必欲自行耶方車駕之初出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節時則以天下之朝賀者畢至藩服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及九月既過人謂回鑾必在長至今節時則以九廟有灌獻兩宫有慶賀豈宜遣人以代及長至既過又謂必在明年元旦時今過元旦又十日矣車駕還否遠不可知萬一未還則郊祀大禮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寇

尚在邊則侍冦滅而後還歟又萬萬無此理况近者內外人心揺動口語籍籍轉相傳播徐淮以南饑饉千里去冬雨雪為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流移兄弟離散畧不繫念甚有自引決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臣恐所禦之寇尚在藩籬而不虞之患或起肘腋此不可以不慮也時戶部侍郎張津應天府丞許延光給事中孫懋御史潘沭先後馳疏請回鑾皆不報帝既還京雖不失郊期而倉猝成禮仍獵南海子翌日始還宮御奉天門陳示應質實天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　潘沭未詳案是年正月辛丑朔

武宗以丙午還京乃月之六日吳儼疏有過元旦十日語蓋儼官南京尚未知武宗之已還也

帝復如宣府

帝以是月丙午還京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再疏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謚孝貞皇后

帝還京師

孝貞皇后崩于是月己卯帝聞赴告乃自宣府還壬午至京師發喪

夏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六月葬孝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將葬假啟土為名欲復廵幸給事中石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畧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

恩欲報之于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爲臣心
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近者昊天不弔禍延太皇太
后喪禮大事孫子所當自盡陛下于太皇太后未能
盡孝則羣臣于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
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庫空
邊鄙空大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
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陛下
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爲家人所阻避居
密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而
帝終不悟遂往幸昌平既視隧道幸密雲時民間競
傳欲括女子斂財物以充進奉所至遍匿永平知府
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畢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
矯詐自今非有府部撫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
捕治之帝聞大怒執送錦衣獄降雲南安寧知州帝
復往喜峰口駐驛馬招朶顏三衛人至關宴勞畢還
幸河西務指揮黄勲以供應爲名科擾侵漁巡按御

史劉士元按之勲逃至行在因嬖倖譖士元闖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士元而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因縶于車馳入京下錦衣獄至是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

質實　毛思義陽信人　劉士元彭縣人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徧遊塞上託言邊關多警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敕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衆皆泣諫而帝意不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尋駐驛宣府已又駐驛大同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餼廪之別具女衣首飾為賞賫費遠近騷動所經多逃亡帝不知也

彬復導帝自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歴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帝悦之載以俱歸大見寵幸左右或觸帝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觧彬與諸近倖皆母事之稱劉娘娘云

質實 大同黄河水道提綱黄河自舊東勝州稍折而東南至湖灘河朔渡口遂南流百里入山西平魯縣邊界案平魯於明為衛在大同府西二百五十里府志云西界黄河以此 本朝雍正三年改平魯衛為縣又於明大同右衛地置朔平府以領之故今大同府西距朔平不復以河為界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隸不敢隱因貫其罪令詗賊賊動静無弗知于是檄福建

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詹師富僉副使胡璉等分道進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薄賊于險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擒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于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部署既定乃進兵大庾討陳曰能而橫水賊謝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斅擊敗之副使楊璉等亦生縶曰能以歸時十二年九月也遂于冬十月討橫水左溪令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一軍會橫水斅及守備郟文等各一軍會左溪又令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

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横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等自右出賊倉卒敗走諸軍遂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廵撫秦金亦破龔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于横水控諸猺還至贑州議討浰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横水浰頭賊將黄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容未下横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歳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

乎悉引入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絶不可攻乃簡壯士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于下浰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强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

賓實南安唐虔州地宋淳化中置南安軍元為路明改府崇義本上猶縣橫水地明正德十二年置縣屬南安府龍川秦縣南漢為循州治明洪武初州廢以縣屬惠州府今皆因之九連山在江西龍南縣南廣東連平州東高二千餘丈周五六里東連龍川河源南連博羅增城龍門從化西連翁源英德北連龍南環通九縣因名和平

將畢不已而復加封國公武宗方自侈其名號尊崇而不知猥褻已甚楊廷和等正言極諫未嘗不侃侃可嘉然前此帳殿迎逆已明著威武之名不稱尊號

本龍川縣之和平崗地是年置縣屬惠州府今皆因之胡建沐陽人李敷瑞安人楊建洛陽人邢珣當塗人秦金字國聲無錫人

九月帝自加鎮國公

帝欲自矜武功先嘗令兵部議加公爵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掃除邊患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楊廷和等言陛下躬膺天命所居者祖宗之位則所行者當遵祖宗之法以上順天意下慰人心今奉前旨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曰所謂威武大將軍者果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某者果何人姓名且親統六師之說惟陛下自任之何為又舉而歸之總兵官為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之一言乃臣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施于大將軍至欲加以公爵公爵雖尊亦

廷和等亦皆奉
觴稱賀恬然不
以為非何至此
始為爭執委蛇
阿順之態豈能
因斯少蓋耶

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
正言之不順一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不知陛
下何為而樂此乎邇者陛下久不親政天下人心危
疑憂懼若復聞此其為疑懼又當何如萬一宗藩之
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將何以應之
或又以朝無正臣内有奸惡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
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僇身亡家固
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將從此始耳伏望追寢
前旨庶幾可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不報至是帝
在大同遂復降敕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令
吏部如敕行會楊廷和蔣冕皆在告梁儲毛紀聞之
馳疏諫曰陛下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告券
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
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
不祥之辭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
身亡家之禍也廷臣皆相繼極諫亦不報

封右都督江彬左都督許泰為伯

彬泰善伺帝意既誘帝巡邊與敵遇幸不覆没帝自以為功欲張大之乃先後叙蔭陞賞者五萬餘人至是又假重二人親為定爵名給事中劉濟御史張景賜等言彬無所俘馘泰足跡未至應州賞不當功乞愛惜名器收回成命不納

質實 劉濟藍田人張景賜浙江山陰人

己卯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太原改卜郊

初郊祀卜于是月甲辰而帝遠遊邊塞將改歲未有還期禮部尚書毛澄等馳疏諫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畧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律將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

今六龍退驂旋軫無日萬一氷雪阻違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禄仰思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遥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至是竟改卜郊質實毛澄字憲清崑山人

二月帝還京師

帝避幸邊塞遠歷數千里乗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道多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師羣臣奉迎如前儀

京師地震

是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帝擁百餘騎馳入郊壇既郊獵南海子如故于時地震風霾翌日戊寅帝夜

還宮風霾乃止

帝自加太師敕諭廵行祈福三月郎中黄鞏修撰舒芬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勅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黄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黄鞏乃抗章進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劉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師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語甚剴摯時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己藁與鞏連署以進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崔桐等七人上疏極諫曰古帝王

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為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幸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勳臣禮以待陛下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為故事特左右寵倖智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芬等不應而出吏部員外郎夏良勝

及禮部主事萬朝太常博士陳九川復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亦以其術諫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焉至晚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凡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得意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是時天連曀晝晦南海子水涌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戟刃于胸時疏諫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

奪其刃縛送詔獄詔杖之八十遂死諸臣跪既畢仍杖之于廷陸震佘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玨大理評事林公黼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棨李惠等十一人皆死鑿戍邊餘除名貶黜有差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質實

黄馬快船亦謂之快馬船明世宗立楊廷和以其非制降遺旨停造

博浪城在開封府陽武縣東南五里一名博浪沙亭秦始皇二十九年東遊至此韓人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三日柏谷塢名在汝南府永寧縣界漢武帝建元三年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奇帝狀貌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翁少年皆散走黄鞏字伯固莆田人紓芬字國棠進賢人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崔桐字來鳳揚州人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萬潮字汝信進賢人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陸俸吳縣人姜龍字

夢賓太倉人孫鳳洛陽人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周叙九谿衛人佘廷瓚鄱陽人林大輅莆田人何遵字孟循江寧人劉校郾城人劉玨汲縣人林公黼長樂人李紹賢盱眙人孟陽澤州人詹軾玉山人劉槩安樂人李惠祥符人時與舒芬崔桐上疏者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又有工部主事蔣山卿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王翰熊榮楊秦王懋黄國用李儼潘鋭劉黼張岳寺正金罍寺副孟廷柯張士鎬郝鳳升傳尚文郭五常評事姚汝臯蔡時者俱被杖謫云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夕覬覦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

圖不執周儀閱順知其謀間行詣闕上變嬖人錢寧臧賢庇之不問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所指使殺儀家及典仗查武等數百人孫燧疏上其事中道為所邀不得達燧念左右悉宸濠耳目陰察副使許逵忠勇可屬大事與之謀乃托禦他盜預為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請復饒撫二州兵備不得復則請敕湖東分廵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興國及湖廣通城以便控制廣信横峯諸窯地險人悍則請通判駐弋陽兼督旁縣兵又恐宸濠刼兵器假討賊名盡出之他所宸濠瞷燧圖己使人賄近倖欲去燧而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却之逵勸燧先發後聞燧曰柰何予賊以名且需之會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没鄱陽湖燧與逵謀捕之三賊走匿宸濠祖墓間燧于是密疏白其狀具言宸濠必反章七上皆為所邀阻然宸濠反狀雖著猶以帝無儲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公然邀阻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伺朝廷叛跡已著其視趙王之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迥別固非可以隱行消弭前此雖為諸權倖所庇揚

貳冀其子入嗣可得大統又不受悖逆名故蓄謀不發重賂錢寧求取中旨名其子司香太廟寧言于帝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脅鎮巡官及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與太監張忠欲傾寧賢乘間為帝言寧賢臧稱寧王陛下以為何如帝曰薦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王何為者忠曰賢稱寧王孝識陛下不孝稱寧王勤識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宸濠益與士實養正謀遣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縱跡大露諸權姦多得宸濠金錢匿不以聞南昌人熊浹官給事中草奏盡列其狀授御史蕭淮上之疏下內閣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諭帝乃命駙馬崔元都御史顏頤壽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遂決計反月之十三日為宸濠生辰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命甲士

廷和容得誘為不知何未聞其舉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尤當容陳碩責決策徂征以掩其不備顧援宣德故事僅遣重臣宣諭且以往收護衛為辭激之速反使非王守仁在贛糾合義旅立奏蕩平其勢幾蔓延難制廷和之謀國措置迂謬若此而

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悞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蔽燧賊并縛逵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逵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燧逵同遇害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效廉布政使胡濂參政程杲劉棐僉事賴鳳指揮許清白昂等並執下獄思聰宏不屈死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季斆僉事潘鵬師夔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皆從逆宸濠遂以士實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他各署偽職有差改元順德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馳檄指斥朝廷首遣其黨婁伯徇進

當時稱名臣明之不亡何待

賢為知縣劉源清所斬詔廣信窯賊賊畏守吏不敢發而具承奉涂欽與羣盜閔念四等畧九江南康皆陷賊勢洶洶且將順長江東下江左右皆震動

質實

孫燧許逵同遇害明史忠義傳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夫恐走收燧逵兩人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守臣上其事于朝未報世宗即位贈燧禮部尚書謚忠烈逵副都御史謚忠節並祀南昌賜其名旌忠嘉靖元年改贈逵為禮部尚書初逵以文天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寧邸必反汝登其為文山乎逵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即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曰副使必吾兒也寧州元縣武寧唐縣明屬南昌府瑞昌南唐置明屬九江府興國宋置明屬贛州府通城唐通城鎮宋升縣明屬武昌府今皆因之橫峯在興安縣治北縣之鎮山也諸山環匝周三十里有巖洞泉石之

勝居民取土為陶冶因以名窯惠民門南昌府七門之一方輿紀要明太祖定洪都命都督朱文正改築城西去江三十步建七門東曰永和東南曰順化南曰進賢又南曰惠民西南曰廣潤西曰章江北曰德勝閭順周儀查武史俱不詳其里貫順為寧王典寶副宸濠將反與典膳正陳宣內史劉良微言不可為典寶正凃欽所譖三人懼誅潛詣京師上變聲小庇宸濠下之獄搒掠備至宸濠聞三人赴都慮事泄誣奏其罪且嗾聲小必殺之會已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復官按明史諸王傳以順為典儀與忠義傳作典寶副者互異馬思聰字懋聞莆田人繫獄不屈絕食六日死黃宏字德裕鄞人被執憤怒以手梏向柱擊項死賊義而棺斂之子紹文奔赴求得其棺以僞命治斂非父志亟易之扶歸思聰贈光祿少卿宏贈太常少卿並配享旌忠祠忠義傳又稱宸濠之變江西士民受害者有萬木鄭山俱新建人集鄉人結砦自

囬賊黨謝重二馳入村二人執之積葦張睢陽廟前縛人馬生焚之賊黨不敢犯二人飲江上為盜凌十一所逼趣見宸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趙楠南昌諸生兄模嘗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楠代往脅之不屈被掠死同邑韋增見廹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不屈死葉景恩者以俠聞族居吳城宸濠將作難捕景恩脅降之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恩弟景允以三百人邀擊賊賊分兵焚刼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熊淡字悅之蕭淮桂林中衛人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顏順壽字天和巴陵人王金臨潁人明史諸王傳謂金下獄孫燧傳謂金從逆稽首呼萬歲致王守仁集處置從逆官員疏云參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知府鄭瓛已經别案問結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棐程杲參議許效廉副使賀說僉事賴鳳郚

指揮王玘或行沿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于廹脅事已涉于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郟文或被拘于城內或脅隨于舟中事雖涉于順從勢實由于廹脅則金固始下獄而後脅從者也又胡濂程杲許清明史諸王傳作胡廉陳杲許金誤金山光澤人許效廉梁宸里貫無攷胡濂定安人程杲祁門人劉棐安福人賴鳳晋江人王綸陝西咸寧人潘鵬懷寧人師夔長安人唐錦上海人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宸濠反遂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

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慫慂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守城而刦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與知府張文錦指揮崔文等禦之江上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晝夜拒戰守禦甚固百計攻之終不能克宸濠憤懣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聞賊兵盡銳東下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趨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

不如直擣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孽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已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前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城縛拱㰘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大悦

質實

豐城三國吳析南昌縣地置富城晉改豐城元升為富州明洪武初復為豐城屬南昌府今因之樟樹鎮方輿紀要在臨江府東北三十里又東北至豐城縣七十里本名清江鎮亦謂之鹿渚即故新淦縣址也臨江宋置臨江軍元路明府今因之楊思宇晉初建安人宜春王拱㰘案明史諸王表寧獻王第三子盤烑宣德三年封宜春王拱㰘其五世孫也正德二年襲封楊銳字進之蕭縣人張文錦安邱人戴德孺臨海人徐璉朝邑人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擒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圍崔文出城襲擊破之宸濠恚甚殺知府宋以方祭江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佯北賊趨利前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及都指揮余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質實

方輿紀要樵舍驛在南昌府西北六

王瓊赴召本涉小說家言至臨清上距張灣水程迂遠武宗即

十里黃家渡在南昌府三十里八字腦在饒州府西三十里宋以方字義卿靖州人瑞州知府瑞故無城郭以方慮宸濠必叛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練宸濠深忌之有徵索又不應遂廸鎮守劾繫南昌獄宸濠反出以方脅之降不可械舟中至安慶兵敗問地何名舟子云黃石磯江西人音則王失機也宸濠以為不祥斬以方祭江後賊平其子崇學求遺骸不得斂衣冠歸葬嘉靖六年巡撫陳洪謨上其事詔贈光祿卿立祠瑞州妃婁氏上饒人婁諒之女宸濠謀逆婁氏嘗泣諫及敗歎曰紂以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

稱帡脫斷不能以單舸徑行且嬖倖方日侍嬉遊又安得遠去行營而從官竟無知覺其事殊難取信蓋因武宗縱佚無度失德良多傳述者復附會其詞用資談柄凡微行帡脫之舉一切悉以歸之殆亦所謂不如是之甚者耳

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征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藏鬮戲符探得鬮帝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名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質實 伍符字朝信安福人

命太監張忠安遠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媢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

軍檄邀之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軍務在忠泰上而故與楊一清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返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縛之文定罵曰吾不恤九族為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為逆賊報讐法當斬忠益怒椎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時忠泰必欲誣守仁與宸濠通詰責宸濠左右皆言無有嚴詰不已曰獨嘗遣弟子冀元亨詣宸濠論學忠等大喜搒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送京師詔獄比守仁至故縱京軍犯之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于道必停車慰問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

天下令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攷也忠泰故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張永後至復促忠泰偕還乃不得已班師

質實

京口今鎮江府治城因京峴山為壘俯臨江津故曰京口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從于贛州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初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于官既繫詔獄二年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寃出獄五日卒按王守仁之平宸濠不恃張忠許泰忌功排陷明武宗實錄亦力加詆誣謂守仁勤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届趨道南昌賀之豐城知縣顧佖以變告守仁大駭小艇遁還贛伍文定迓于峽江請留討賊守仁初不許又謂

守仁將兵無紀律縱殺居民往往死于賊蕃有闔門無噍類者至其叙劉養正始末則云守仁尤重之以為道學友守仁在南贛為宸濠所暴餽遺相屬于道逆濠既拜養正為軍師日夕望守仁至實不虞守仁之見圖也養正既擒後守仁畏其口逼令引決蓋實録前後所載如此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辨之甚悉今采録其畧云逆濠以文成在上流擁精兵建大勛有才術甘言結納或有之文成亦據撫臣往還之常禮為報耳使預其謀何以徑歸吉安伍公雖進言起義兵亦須文成有以自決夫進兵攻南昌不能無少殺掠而軍令下則已定矣其後如鄭端簡曉薛應旂諸公皆履其地得其詳始為之暴白而未有摘抉一時握管之心者蓋實録之始任總裁者楊文忠廷和繼之者費文憲宏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玘也楊公與王恭襄瓊郤甚著然恭襄雖陰謫能識文成而獨任之以故于前後平賊及擒逆濠之疏皆歸德兵

部以為發蹤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内閣其為楊公輩切齒非旦夕矣許泰張忠輩既恥大功為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之語而忌功之輩從而附和之文憲在文成撫綏之地中外屢薦起之而文成未有一疏相及費公亦不釋然也董公最名悖毒既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媢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至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索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見彬即長跪魏國公徐鵬舉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尚書喬宇應天府丞寇天叙挺身與抗彬氣遂稍折

質實 朱輔成國公能曾孫徐鵬舉中山王達七世孫喬宇字希大山西樂

平人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帝令羣臣議欲于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儲又因郊期改卜乞還乘輿而帝殊無還意日挾劉姬縱游嘗幸牛首山至夜不返左右忽失帝所在大擾諸衛軍皆驚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為逆云

質實 牛首山在江寧府南三十里一名仙窟山以山後有石窟也本名牛頭山有二峯東西相對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指雙峯曰此天闕也故亦名天闕山周四十七里高百二十七丈

夏四月淮揚大饑民相食

敕所司賑之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初王守仁既以宸濠付太監張永永復械之至江西留數旬促張忠許泰同歸忠泰見帝百端讒毀守仁賴永時左右之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不赴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永遣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即與偕行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遂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于是帝乃以為捷命設廣塲戎服樹大纛環以諸軍釋所俘宸濠等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馘受俘

質實　九華山在池州府青陽縣西南四十里舊名九子山山有九峯如蓮華唐

李白遊此易今名高千仞周百八十里

發明人臣敵王所愾必歸美于廟謨帝王創建殊勳雖秉自睿謀亦必曰將帥之力葢以專閫之寄出自朝廷臣下之功即天子之功也武宗閫王守仁平宸濠之捷欲令縱之湖中俟駕至擒獲幾若索停獻馘必待天子親執疆埸而後謂之奏凱者迨守仁更上捷音歸功方畧又盡入諸侫倖名庶幾如其所欲猶復令釋桎梏伐鼓縱金而後擒之受俘之典幾同游戲武宗素有童心深以是役之不出於已為歉而忠泰輩遂得乘機而慫恿之使非守仁先機達變委曲仰承其不至縱冠遺患者幾希矣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婦人室中滿壁纍纍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日夕祭龍江駐蹕儀真次日至瓜洲避雨民家遂自瓜洲濟江登金山復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太監邱得索賄不得以鐵絙縶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

質實

金山在鎮江府西北七里大江中風濤環遶勢欲飛動一名浮玉山蔣瑤字粹卿歸安人方武宗駐蹕揚州江彬欲奪富民居為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閉瑤空舍挫辱之脅以帝所賜銅瓜不為懾會帝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即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

宸濠身為悖逆豈可令顯戮久稽在南京受俘之日距被擒已

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瑶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今無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瑶具對非揚産帝曰苧白布亦非揚産耶瑶不得已為獻五百疋時權倖以揚素饒要求無所不至徵瑶民且重困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揚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質實 積水池在山陽縣西

冬十月至通州

帝之北還每令宸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内然後獻俘誅宸濠不

適一戲舉同右
狂悖闇議征議
討而于罪首反
置之度外論者
尚欲全天下諸
王議罪勢必吏
加遷綾又豈處
亂臣賊子之道
乎

納羣臣請如先年處置高煦寘鐇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勑天下諸王議罪乃明正以法亦不聽于是詔治交通宸濠者罪執吏部尚書陸完至通州嬖人錢寧及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瓛等皆先完就執方宸濠反書至京帝已心疑寧寧懼白帝收宸濠所遣盧孔章而歸罪臧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途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然卒中江彬計使董皇店役彬在道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乃羈之臨清馳收其妻子家屬下獄真先鎮守江西與宸濠親厚宸濠滿出資屬緣改浙江真至即大賞諸衛官軍費以萬計亦宸濠資之也及叛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言寧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聖壽節表三司及府衛諸官當集于鎮守署前夕收城門鑰令官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為亂衆官懼不起且嚴未備真不得發瑯守備南京欲自託于宸濠陰遣弟璋事之宸濠以為南京有

卿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掌耳琊聞宸濠舉逆聚家丁百餘攜火藥軍器出城欲為宸濠應事洩乃已佐準皆宸濠壻璟瓛鵬皆與通賄賂既敗分遣官校收捕之至是張永發完罪因命逮赴行在帝以完大臣寧素所信任顧反負恩通逆尤恨此二人欲寘之極典

質實

按明史諸王傳帝聞宸濠反逮尚書陸完嬖人錢寧等籍其家江彬張忠慫恿帝親征據此則完寧皆被收于親征之前然考明武宗實録正德十四年八月癸未帝發京師傳旨令錢寧量帶官校從行十月辛未至臨清留寧董皇店後十一月丁巳江彬發寧逆謀命羈管于臨清十五年十一月庚申始執陸完至通州行在簽寧之被逮實在親征後十日又後一年而完始敗質之錢寧陸完本傳皆合諸王傳繫之親征前者乃承憲章録之誤

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時江彬欲治宸濠獄竣勸帝復幸宣府乃上言臣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擒捕宸濠及其逆黨十五人乞速典刑殛之帝下詔褒賜鎮國公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將遂北幸會帝體憊甚左右力請還朝越三日乃返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梟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

質實

陸完減死遣戍明史陸完傳完列凱旋前乃入後完竟得減死遣戍

部以入將寘極刑值武宗崩世宗立法司覆奏完交外藩而遺金不却處護衛而執奏不堅當斬完復乞哀下廷臣覆讞以平賊功在八議之列遂得減死戍福建靖海衛母年九十餘竟死獄中初完嘗夢至一山曰大武及抵戍所有山如其名歎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卒于戍所

武宗為宦官所誤至于元氣孱削不克享年乃回顧生平不憚引為己愆而於痒小則特明其無須武宗固蠱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右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

辛巳 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帝崩于豹房

先是帝以凱旋祀南郊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益甚謂太監陳敬蘊進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悞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熜入嗣皇帝位

方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

口安知非君輩恐朝臣論其前罪故矯傳此命以託為解免之由固未足盡為憑信耳

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群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己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奉遺詔以行賫實興世子厚熜獻王祐杬子時獻王薨厚熜以世子理國事

罷威武團營

先是帝不豫江彬猶矯旨改西官廳為威武團營自提督軍務至是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之各

邊軍俱重齎散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少林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江彬等有罪下獄

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僉事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詭稱疾不出陰布腹心東甲觀變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遂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即命江彬與工部尚書李鐩入祭彬禮服入家人不得從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太后下詔收彬彬覺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琮

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為人擒遂並下錦衣衛獄籍彬家黄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

世子自興邸至京師止于郊外有議用天子禮奉迎者禮部尚書毛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世子顧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質實

袁宗臯字仲德石首人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卹錄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賦盡免之凡先朝蠧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刺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于安陸

質實 母妃蔣氏天興人弘治五年冊為興王妃父斅嘉靖元年追封玉田伯

嘉靖欲推崇自出本爵人子至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以慰尊親本願若旁支入承大統于孝宗固有為後之義然以毛衆至親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復其弟寀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尚書毛澄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主後興國又考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于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

改稱叔父實亦情所不安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復有避位歸藩之請其心尤為迫切誠使集議之初即早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轉可隱全大義乃必强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愈深于是稱帝不已進

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于孝宗為弟于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于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大愠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是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

而稱宗稱考不已甚而祔廟其終至于濟禮亂倫亦諸臣不能于天理人情斟酌至當有以致之耳雖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明社將屋之一兆耳

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後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于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于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與之並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况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于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時廷和蔣冕毛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若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疏皆留中不下

【質實】按程子濮議畧見宋史彭思永傳曰濮王

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為嗣是仁宗為皇考而濮王于屬為伯此天下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為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則二親矣使王與諸父等夷無有殊別則于大孝之心亦為難安臣以為當尊為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大王則極尊崇而于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

魏明帝之詔見太和三年曰禮王后無嗣擇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議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以邪說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僭差無禮人神弗祐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邪佞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

藩邸舊臣不過扈從微勞祗可量加級賚若一概擢之顯秩遂

后則股肱大臣誅之典敘其書之金匱藏之宗廟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給事中張九叙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敕馳傳歸瓊在兵部厚事錢寧江彬等所誅賞多取中旨不關白內閣楊廷和弗能堪至是言官交章劾瓊繫都察院瓊疑出廷和指力訐廷和帝愈不直瓊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

賓實 張九叙商河人

以袁宗皐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皐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皐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且入廁論庸既乖量材以授之經而曲徇私情又豈所語于爵人與共昔漢文帝修代來之功宋昌等皆爵封爵然彼時決疑定策尚有可稱若表宗皋建竪無關徒以興府舊恩濫叅機務豈公天下之大道哉

六月江彬伏誅

興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舍音和珊尋亦伏誅惟張忠許泰寅緣貴近得減死徙邊

秋七月進士張璁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

璁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却璁揣知帝意乃遂上疏曰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

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
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
天下而為人後將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
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蓋統與嗣
不同非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
繼統今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
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
其為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
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
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
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史
于光御史王溱盧瓊交章劾璁帝不聽

質實

張璁字秉用永
嘉人初璁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璁
同舉于鄉先璁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僉
政在京師意亦主考興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
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

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璁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王溱直隸開州人盧瓊字獻卿浮梁人胡鐸字時振餘姚人

寧津盜起德平知縣龔諒死之

盜轉掠至德平諒率吏民禦之力屈被殺贈濟南通判恤其家〈質實〉寧津金置明屬河間府今因之龔諒明史忠義傳不詳其里貫

九月葬康陵

諡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質實康陵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明史贊曰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底于危亡者藉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而

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張璁知帝意獨己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為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揣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衆論所訾引疾歸

貴邵太后憲宗妃興獻王母也興王之藩妃不得從世宗入繼大統妃已老目眚矣喜孫為皇帝摸世宗身自頂以至踵至是尊為皇太后霍韜字渭先南海人

興獻后至京師

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乃自定議由中門入以太后儀謁奉先奉慈二殿不見廟

十一月錄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

帝在興邸深知守仁平逆功甫即位趣名入朝受封而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以親老請歸省至是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知府伍文定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以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之功咸報寢

發明　宸濠之變江西全省震動王守仁出奇制勝三十五日而奏蕩平厥功偉矣張忠許泰輩忌功媢嫉猶曰宵小伎倆之常獨怪楊廷和稱為一時名臣因與王瓊不相能而并扼守仁之封大

臣公忠體國固如是耶主瓊時為兵部尚書使當日本兵故為齟齬事皆中制守仁又豈能迅奏膚公其歸功于瓊期于成事而已廷和不是之諒而輒存芥蔕至使同事諸臣陰遭廢斥其何以鼓戎行勸將士哉世宗趣名受封而于其請録諸臣亦皆報寢則所謂深知守仁平逆功者又安在歟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

起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盡戊子明世宗嘉靖七年凡七年

壬午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宫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先是尊崇興獻帝后議既定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

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宇以明若加于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官執奏廷臣諍者百餘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璁邪說俱不報及是清寧宮後三小殿災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令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效也帝勉從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質實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唆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

擢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至巡按御史喻茂隂按驗銘事以聞乃誅隂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以甘肅軍政廢弛疏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質實五衛謂甘州左右中前後衛也並明洪武中置屬陝西行都司許銘字德新究平籍莫縣人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是月丁巳以上昭聖慈壽皇太后莊肅皇后尊號遣定國公徐光祚武定侯郭勛惠安伯張偉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戊午上壽安皇太后興國太后尊號仍命光祚等祭告壬戌帝御奉天殿頒詔天下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

昭聖張太后為帝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求得后迎入宮冊為皇后　質實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月振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

先是南畿及各布政司多以旱災告者帝詔撫按官講求荒政至是命所司發倉給振免稅糧有差時應天滁州饑尤甚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　質實席書字文同遂安人

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謚曰孝惠皇太后别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稱太皇太后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刼東昌兖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河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賊黨王友賢等流入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廵撫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命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欲擊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中都留守顧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却賊乘之官軍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諫等連營進賊始滅時有司多誣良民助賊諫審擇

之皆感泣而去

貲實

顏神鎮即今青州府博山縣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故名　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金鄉東漢縣明屬兗州府今因之東明漢冤句宋宛亭金改東明明洪武初省入開州孝宗四年復置屬開州今屬大名府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祔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是卒祔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

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

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帝深悼惜之贈少傅諡文簡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

質實 興濟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為鎮隸屬滄州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雨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以西安學訓導廌端言令其世襲

質實

孔子之後有西安來建炎中衍聖公端友扈蹕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為家廟賜田五頃以奉祭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爵曲阜之弟治明孝宗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聖廟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報可正德元年授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時以在曲阜者為孔氏北宗在西安者為南宗云西安唐縣明為衢州府治建安三國吳析東侯官縣地置明為建寧府治今皆因之朱墅朱子十一世孫汪元錫休寧人王完遂寧人

詔舉堪任府縣者

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各舉所知以聞

閏四月帝始修醮于宫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宫中日夜不絶楊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為喻優旨報納然修醮如故給事中劉最復上章極諫且劾文耗帑金狀兩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金屬内府雖計臣不得稽覈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已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官廷臣論救不納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黄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詔獄國用謫極邊雜職最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虚日命夏言為監禮使顧鼎臣等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虚詞七

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質實

邵武晉縣宋即縣為邵武軍治元路明府今因之劉最字振廷崇仁人黃國用廬陵人夏言字公謹貴溪人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

發明

史稱嘉靖嗣統之初能革除弊政其沖齡英敏似可有為乃莅政未幾即惑於神仙之說寄心方外日事禱祈甚至道號自稱端居攝養若天位無所事事者雖秦皇漢武亦不至是而推原其始不過一猥鄙之宦豎為之發端實則由君心僻好於長生而蠱惑乃得夤緣而入所謂物先腐而後蟲生也若鼎臣以清華之選大雅著作雍容揄揚自可以結文章特達之知何遽承風希旨摭拾羽士游談以為供奉遂致詞臣踵以青詞為拜獻先資要津捷徑作俑之咎可勝責哉

六月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以災傷也是年遼東河南畿復命發粟賑之

秋七月南畿大水

江淮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吏部侍郎何孟春奏弭災八事曰禁奢靡曰慎賞罰曰減百官俸薪皁隸曰革冗費曰廣聽納曰安撫江淮百姓曰鄰近州縣不許遏糶曰免來歲被災州縣稅糧帝命文武官俸如故餘悉從之

刑部尚書林俊罷

帝即位以俊耆德宿望詔起工部尚書改刑部時俊年已七十引疾力辭不許即抵京師會暑月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數為帝言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中官葛

景等奸利事覺為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俊言内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宫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鑾齊佐王獄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珏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本先朝漏奸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為若輩壞亂至此也俊每以持正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歸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俊聞之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廷杖率容厚棉底衣重氊

疊裏然且沈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化治時惟叛逆妖言刦盜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為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吕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㝠病待盡無復他望敢致古人遺表之意疏布

質實吕柟字仲木高陵人

帝但下所司而已

八月封張鶴齡為昌國公

時並封后父陳萬言為泰和伯吏部尚書喬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贈今柰何以父贈為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不聽

質實陳萬言肅皇后父也

起家諸生

引濮議以定興王典禮比例固為失當然至尊以帝號稱為本生于嘉靖報本之志亦無歉矣乃桂萼等承望風旨遂請改孝宗為皇伯考則悖謬實甚益父

甲申 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久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而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初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崇所生意與璁合疏具聞中朝競詆璁為邪說懼不敢上皆為萼所見萼揣帝雖勉從廷臣意終未慊遂上疏請改稱號并録書獻夫二疏以聞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興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等獻議論者指為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侍興國后慨興

子之親不可絕而尊卑之分亦不可踰孝宗在位日久授受次序甚明獻王本藩服終身豈可令躐相傳正統致生僭偪之嫌況祖稱定于一尊前此皇叔母之稱張璁固言其應用君臣禮見而忍令孝宗獨蒙此號則入廟薦祼又將何以處之乎等等

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會廷臣七十有三人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為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意尤篤益當不顧

迎合希恩不顧紊緒傷倫陷其君為過舉實名教中之罪人耳

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蕚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議上留中而特旨召璁蕚及書于南京俟不得已乃及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亦留十餘日始報可

質實

席書方獻夫二疏見明史本傳書疏畧曰宋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為非也然尊無二帝陛下于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宗為宗廟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官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

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益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加之獻謚也豈宜加于今日哉獻夫疏畧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據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而強稱之為考豈

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于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子也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有無父之

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以為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當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廷復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禮之義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

二月罷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內移會帝遣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工部及給事中御史皆以江左比歲不登請毋遣不聽趣內閣撰敕廷和因極言蘇杭諸府旱澇相繼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穉計斤而鬻母子赴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敕書必不敢草帝趣愈急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爭言臣等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為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化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帝為謝不審俾飭所遣中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于是廷和累疏乞休及更議大禮不

合疏語露不平帝遂聽之去言官交章請留不報廷和既去乃議稱孝宗為皇伯考矣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祀獻帝主俊上書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于大内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為合禮帝嚴旨切責趣立廟益急俊曰立廟大内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别殿蓋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為

本生立廟大内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為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為堯舜之資臣不敢導以哀世之事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篤享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不納仍命遵前旨再議俊再疏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名席書代之書未至令侍郎吳一鵬署部事一鵬持議如俊言并請下璁蕚等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爾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沖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可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遂趣成之名曰觀德殿而命一鵬偕京山侯崔元等迎主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内者且安陸為獻帝啟封之疆神靈所戀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

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質實觀德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于觀德殿

殿在奉先殿西嘉靖六年三月移建于左改稱崇先殿

賑淮揚饑

時淮揚諸郡大饑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彌千里巡按御史朱衣勘其狀以聞乃命發帑截漕賑之是月河南亦以災告並命給賑質實朱衣武昌人

兩廣賊平

先是廣西上思州賊黃鏐糾尙兵作亂既就捕繫潯州獄鏐黨僞爲軍門檄取以歸遂復叛攻刼州縣總督都御史張嵿討擒之而廣東賊蔡猛三等又起聚新寧恩平諸賊僭名號肆剽掠衆至數萬嵿合兵三

萬餘人分二哨進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五千九百餘人猛三等皆授首尋程鄉賊梁八尺等與福建上杭賊相應都指揮李臯等會福建官軍夾擊俘斬五百餘人歸善李文積聚奸宄流刼鄉村官吏討捕久不克嶺遣參政徐庚勦之俘斬千餘人境内悉平

賓上思州唐置宋屬邕州遷隆寨元屬思明路明屬南寧府新寧明孝宗十一年始析新會縣置屬廣州府恩平唐縣宋廢明成化二年始析陽江及新興新會三縣地復置屬肇慶府今皆因之張嶺字時俊蕭山人徐庚江陰縣人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皇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崇本生業已尊為帝后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

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為正直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已而修撰呂柟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璁等議禮之失俱下獄謫官奪俸有差

貿實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薛蕙字君采亳州人段續陽曲人陳相洛陽人胡侍寧夏人

五月罷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以石珤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怵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璁桂萼

物情甚沸晃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當為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于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夫情既偏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方廷臣議建廟之日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悦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晃再疏請罷建廟之議且乞休復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悦遂令馳傳歸珤初為吏部尚書剛方謝請託時望大孚而楊廷和有所不悦遂改掌詹事典誥敕以奪其權帝知珤不附廷和欲引以贊大禮乃命珤代晃而珤據禮力爭大失帝意

質實

石珤字邦彥藳城人

六月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是年春萼疏既上廷臣方具議璁復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具第二疏如璁指且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已私為不道使陛下終身為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大喜立召赴京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為不道且欲不使與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寔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璁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

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喜納為內助時給事中張翀等連劾璁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彙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璁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璁萼為學士獻夫為侍讀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顧與璁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璁萼以議禮驟貴于是閒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旨抗論廟謨矣

質實 郭勛武定侯英六世孫張翀字習之潼川人豐熙字原學鄞人楊慎字用修廷和子張衍慶汲縣人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為選郎時有人倫鑒名之長吏部復起林俊于刑部彭澤于兵部孫交于戶部皆海內重望四人者持正不阿遇事有不可輒諫帝初亦嘉納之然帝性剛好自用俊既以爭李陽鳳獄

不合去會御史史道補外疑出執政指遂誣訐楊廷和守與澤劾道挾私澤詆斥道尤力于是言官交章攻澤澤不自安乞罷而交年已七十亦累疏請老兩人同月致仕獨守在位所執漸不見聽復累爭大禮積忤帝及是張璁桂萼並為學士守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于倖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嗤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守遂乞休許之

質實 孫交字大同安陸人為人清慎恬憖素為興獻王所重嘗劄郎中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于邊杖員外郎馬理等于廷

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關君父綱常所係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願楊愼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

帝召見羣臣于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璁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為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獻民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撃之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三人六部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一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翶郎中余寬黄侍顯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純

僾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於國事毫無裨益且以桂萼張孚敬政被嫉尤深全是徇於私意縱使直聲昭著亦何足取明季積習相沿幾成錮疾真不可救藥矣

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録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覘故以不預義舉為嫌多為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奉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等十有七人杖死自是衣冠喪氣璁萼等勢益張 質實 張璁列上十三事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斥與為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伯叔父名分有定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朱子嘗言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内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馬理字伯循三原人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余翺定遠人余寛

浙江寧海人黃待顯莆田人陶滋絳州人相世芳安邑人毋德純南充人王相宰懋卿鄞人案明史何孟春傳九卿二十三人尚書金獻民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何孟春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叅議葛會寺丞袁宗儒翰林二十三人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熈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淶楊慎張衍慶編修王元正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勲陸釴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給事中二十一人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蕡毛玉曹懷張嵩鄭一鵬王瑄張廷羽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御史三十人則王時柯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俞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

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爭吏部十二人則郎中余寬黨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勲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晃彭澤張鵾司務洪伊戶部三十六人則郎中黄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粟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邱其仁俎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禮部十二人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𦗟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潔主事張鏜豊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兵部二十人則郎中陶滋賀緇姚汝皐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黄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刑部二十七人則郎中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璉范禄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㦸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勑趙廷松熊守何鰲

楊濂劉仕瀟梓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工部十五人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總龎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洪鄭騮大理寺十一人則寺正毋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廷臣受杖死者明時世宗本紀明實録以為十六人何孟春傳以為十八人王思傳以為十七人蓋思與王相張原毛玉裴紹宗張曰韜胡瓊楊淮胡璉申良張澯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敘李可登也按明實録不載張原故止十六人然考明史原傳云原再被杖創重卒則王思傳稱十七人者為得其實云

罷武英殿大學士毛紀

紀請宥伏闕諸臣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

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通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搉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靦面朝寧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拒宸濠得重名既擢巡撫銳意整飭邊政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禦乃議于城北九十里

外增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已怨及堡成欲徙鎮二千五百家戍之衆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為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閭當發大恐文錦嚴趣之行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五衛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卒郭鑑柳忠等乘衆憤遂倡亂殺賈鑑裂其屍走屯塞外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郭鑑等大懼復聚為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亂卒欲燔王宮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屍遂焚鎮守總兵署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為帥事聞帝命侍郎李昆往曲赦亂卒擢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軍士獻首惡衆心稍定會尚書金獻民總兵官杭雄出師甘肅道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

遣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以制其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偕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人以往瓚等未發而進士李枝齎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為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觧尋復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急攜二郡王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亂卒方竄大帥兵壓境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密圖乃命瓚駐兵宣府頃之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郭鑑等既而瓚次陽和勇天祐令千戶苗登擒斬鑑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徐璮兒等夜殺勇家人又嗾苗登家瓚言非盡殲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名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勑瓚仍駐宣府居無何天祐捕戮徐璮兒等瓚等遂班師明年正月李昆等上章言疤子潛逃塞外必為後患帝將遣使勘會瓚還京言逃卒無足患帝乃罷勘官勿遣疤子復潛入

城夜焚振第明旦天祐閉城大索獲疤子及其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殉晝宥脅從衆乃大定

質實

五堡曰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地在今大同府北博野王景泰五年代隱王第三子成鍊始封傳至其孫俊攢孝宗十二年襲封二十八年薨無子除代王蓋懿王俊杖也孝宗十二襲封嘉靖六年薨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胡瓚字伯玠永平人李枝扶溝人王官寧夏左屯衛人

發明

張文錦以邊政廢弛銳意整飭不可謂非是惟御之無素持之太急且以二千五百家之鎮卒倉猝遠徙戍堡以致驕兵悍卒煽衆為亂耳然邊卒之敢于倡亂寔狃于甘州之變朝廷所以處五衛者太輕自非痛加懲創蔓實難圖乃事聞于朝仍以曲赦為弭亂之策無怪乎反側之徒益無所顧忌一再撫之而亂猶未定幾與唐代藩鎮之禍無異雖其後首惡就誅人心稍戢曾不數年

總兵官李瓉督役浚渠竟為役卒所殺而撫順廣寧縛指揮凶辱巡撫者相繼而起姑息養奸之害一至此歟

以賈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即位詠為禮部侍郎奉命詣承天上獻皇帝尊號賜白金文綺尋改吏部掌詹事典誥敕及是晉禮部尚書入閣詠為人長者在政府無所建白充位而已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大學士石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

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為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

土爾番寇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往禦之

土爾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至是莽蕭爾忽以三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聞之即自甘州晝夜馳入城守禦而告警于朝帝命獻民總制軍務充總兵官帥師西討比至蘭州九疇已擊破賊斬塔濟迪分掠甘州者亦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賊遁走獻民遂再上捷引還焉

質實

杭雄字世成世為綏德衛總旗遂為綏德人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遼東賊作亂主事王冕死之

冕初為萬安知縣與王守仁平宸濠守仁封新建伯冕未及敘坐他事落職既而録前功擢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會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關侍吏欲扶冕趨避冕不可曰吾奉命巡視且有親在急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母被傷冕奮前救之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詔贈光禄少卿有司祠祀

實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　質

乙酉四年春三月仁壽宫災

昭聖太后宫也是年秋方命修建以歲災民困欲止其役大學士費宏等言昭聖太后久處别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彰陛下之孝帝曰皇伯母孝奉不可缺小民亦當愛念未幾名採木侍郎王軏還京工竟罷質實王軏江都人

夏五月復傳奉官

帝即位盡斥先朝傳奉官已太監邱福潘傑等死詔官其弟姪錦衣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其家人李賢承廕兵部尚書金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聽然間有傳奉猶不至累數十人錦衣千戶王邦奇者初在武宗朝夤緣得官挾勢構害甚衆既以冒濫汰去至是與其黨李全等詭詞奏辨下兵部議獻民言全邦奇等

足不履行陣而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躐躋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端再啟則前詔皆虛將來奏授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户猷民復奏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壞祖宗法竊為陛下惜之望仍斥全邦奇等以息人言卒不聽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室廷臣惡之出為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捞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禄寺署丞于是復申前議請崇祀獻皇帝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淵妄為誕詞乞寢其奏敕令再議書等言將置主于武宗上則武宗君也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則獻皇叔也以叔後姪神終未安在廷諸臣于稱考稱伯異

同相半今祔廟之舉無一人以為可者時張璁亦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書復客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為百世之室何不可卿乃怯衆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前後寢如文華殿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座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禰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一統之嫌詔可親定名曰世廟而世室之議乃寢

秋八月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鏌討誅之

田州自洪武以來岑氏世為土知府孝宗時猛與思
恩岑濬搆兵濬攻陷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討誅濬
朝議田州思恩但改設流官降猛千戶徙福建正德
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覬復祖職後
從都御史陳金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尋以
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又自恃兵
力數侵奪鄰境上思州之役總督張嵿檄其兵不至
以狀聞于是廵撫盛應期廵按謝汝儀調官軍討猛
詔報可會應期以他事去命鏌往代汝儀與鏌郤乃
誣鏌之子淶納猛萬金力勸其父議撫且詭為淶家
書獻之鏌懼恐遂剋期進勦鏌知猛婦翁歸順知州
岑璋以女失愛憾猛因令都指揮沈希儀結璋為内
應大發永順保靖兵以希儀及别將張經李璋張佑
程鑾統之分道並入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
帛書寃狀自明不及陳軍門乞憐察鏌不聽督戰益
急身與總兵官朱麒等連破其數砦猛子邦彥勁兵

守險瑋佯以兵千助邦彥比官軍攻千人忽自潰大呼曰兵敗矣邦彥兵亦潰官軍大破之斬邦彥猛夯歸順瑋誘而酖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

質實

歸順元州明初廢為歸順峒孝宗九年復置土州屬鎮安府嘉靖初改直隸州 本朝初屬思恩府雍正七年改設流官仍屬鎮安府姚鏌字英之慈溪人子淶字維東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先是帝命席書輯大禮集議書言近題請列布多係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璁萼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榮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

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閑之夫建言于璁萼等名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録其錦衣百户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帝從之及是書成進書太子太保以璁萼為詹事獻夫韜為少詹事諸與議者皆進秩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

質實 楚王榮滅楚昭王五世孫正德七年襲封棗陽王祁鉦襄憲王第三子正統八年始封再傳為榮肅王祐楒孝宗十六年襲封黃宗明字誠甫鄞人黃綰字宗賢黃巖人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丙戌 五年春二月賑京師饑

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是年八月賑湖廣饑十月賑南畿浙江災免稅糧物料山西四川被災稅糧亦並蠲免

三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言邇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質實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廖紀字時陳東光人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不能易也乃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故璁等皆喜一清而帝為世子時獻王嘗稱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為楚之三傑心識之既即位以

楊一清立朝尚不失為正人乃當大禮議起竟寓書門人成譽

張璁輩其間而援引即一端已足槩其生平操諸大臣進退之道又豈當如此詭遇耶

邊陲事重起一清為總制看未已也及書璁萼用事書弟檢討春故由御史改用武宗實錄成大學士費宏議出春為僉事書遂與宏有隙璁萼驟貴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怨亦力排宏御史吉棠因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以議禮故欲藉一清箝衆口遂命一清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恩禮甚渥

質實

明史席書傳弟春由庶吉士授御史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檢討

吉棠丹陽人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諭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及禮部侍郎劉龍爭之不得石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

祭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璁蕚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下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質實　劉龍襄垣人

丁亥　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韃靼自榆林入寇後歲犯邊然不敢大入前二年春其別部駐西海者以前騎寇甘肅總兵姜奭禦之斬其魁乃引去至是兩寇宣府參將王經開山先後戰死及秋又以數萬騎犯寧夏塞尚書王憲督總兵官鄭卿等敗之斬三百餘級明年復三犯邊時小王子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富強特雄于諸部矣

質實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

罷大學士費宏石珤

張璁桂蕚既與宏有隙日毁宏于帝宏上書乞休言璁蕚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實録則怨不為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為教習則又怨璁蕚疑内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璁蕚日攘袂搤腕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齕齮祈賜骸骨不允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璁遂劾宏挾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譴璁蕚璁蕚益恣日夜求逞私憾于是奸人承璁蕚指搆大臣錦衣百户王邦奇遂上書言邊事初邦奇以遺詔裁革傳陞官削千户怨楊廷和既復職為彭澤所抑則又怨澤乃言哈密失國土爾番内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救舍音和珊所致請誅此兩人庶哈密可復邊境無虞下兵部勘狀未報邦奇復言宏石珤俱廷和奸黨當

夜過楊一清所欲為彌縫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藏匿故牘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又澤弟冲與廷和壻修撰余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交關請囑並當逮治奏入璁萼欲藉此興大獄復內訌于帝帝信之斥廷和澤為民晝置惇等于理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勳閣臣宏璉乃百僚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為國家大體惜也帝得疏怒言為大臣游說并收繫言親鞫于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旣罷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帝切責之然獄亦由是解而宏璉憤為奸人誣衊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歸銜璉素鯁直責其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輛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璉者自璉及楊廷和蔣冕毛紀相繼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寀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

質實 諱綸新寧伯忠

之曾孫嘉靖四年襲封余承勛青神人葉桂章名山人楊言字惟化鄞人顧仕隆鎮遠伯成五世孫孝宗

十七年

襲封

名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見張璁曰恣心弗善也不欲與之共事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齎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

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彦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謚文靖健罷局峻整學問深遠在閣時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

嘉靖欲相張璁已為徇於私意若翟鑾資望既淺素無表見更不足以塞衆望挾以中官延譽推廁綸扉是豈進用大臣之道况鑾為消人所稱譽則其平日依附僉邪可知嘉靖方欲抑制宦官顧於命相大事惟若輩之

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璁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營私植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屢召不起　欽順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力排釋氏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

言是聽又豈能
防微杜漸者乎

于性令人明心之說混于禪學不知
有千里毫釐之謬因著困知記六卷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姚鏌既誅岑猛平田州乃請改設流官留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而以知府王熊兆署府事會必東惠皆移疾他駐惟經熊兆在府兵勢分防守稍懈于是猛黨盧蘇王受等乃為偽印誑言猛不死且借交阯兵二十萬以圖興復蠻民信之聚衆薄府城經出擊兵少不敵欲引還而城中陰為內應呼噪四出官軍腹背受攻力戰不支突圍渡江走賊逼其後爭舟溺死者甚衆賊沿江置閘索伏藥弩夾岸並起官軍且戰且行失士卒三四百人賊遂入據府城燒倉粟以萬計巡按御史石金上其事劾鏌失策因上並論前撫臧應期生事名釁而給事中鄭自壁因請仍檄湖廣永順保靖兵并力勦賊

帝以四方兵數萬方歸休豈可復調命鎮再計機宜以聞時盧蘇雖據府叛猶聲言就撫遣人迎署府事王熊兆而其黨王受糾衆萬餘攻據思恩城執知府指揮等官已而釋之亦投牒上官佯聽撫鎮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緩其謀遣諜者檄諸土官勒兵自効且責失事守巡叅將等官立功自贖復疏調湖廣永順保靖及江西贛州福建汀州兵具會于南寧并力進勦帝以蠻亂日久鎮巡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絕輒奏捷撒兵使餘孽復滋罪不容逭姑赦前過茲圖新功乃起兵部尚書王守仁總督軍務同鎮討之鎮以守仁才足辦賊當專其事權自乞休去時蘇受既入思恩封府庫以賊兵守之自率衆攻武緣守巡官率兵至思恩思恩千夫長韋貴徐伍遣壯士由間道入城為內應夜引官兵奪門殺賊二十餘人收府印及庫藏因招撫城中未下者而蘇受方攻武緣甚急叅將張經堅壁拒守鎮守頭目許用與戰斬其渠帥一人

賊見援兵大集始遁去守仁至南寧道中見受等勢盛度亦未可猝滅上疏極陳用兵之非且言田州鄰交阯深山絕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可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與守仁議不合令再定計尋守仁抵潯州與石金及藩臬諸將領會議皆云撫之便乃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比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遂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分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質實 汪必東崇陽人申惠吳江人石金黃梅人鄭自壁字采東祥符人

言官職司風紀遇有奸貪不法原許隨事糾彈若令其彼此互相論劾非攻訐異己即袒徇同官分門植黨之風益自此而熾桂萼此奏不過藉圖報復嘉靖不容遂爾偏聽生奸致小人得借以中傷善類朝政如此復何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萼為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趣速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壁等數人自壁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萼即奏復其官

質實 孟春澤州人儲良材馬平人

秋八月下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于獄罷

初崞縣人李福達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

由使奸黨斂跡
乎

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大
信韋其仇薛良訟于巡按御史馬録録問得實檄洛
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移書祈免録不從偕巡撫
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
録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
問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璧趙
廷瑞沈漢秦祐張逵陳皐謨御史程啟充盧瓊邵豳
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王獻評事
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勛謂罪當連
坐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
璁桂萼為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紓宿憤
乃合謀騰蜚語曰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
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
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
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
止仍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命

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瓚按察使李玨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瓚玨已還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玨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蕚署刑部璁署都察院獻夫署大理寺覆讞之乃盡下尚書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似寺丞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抉錄簏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慰問書帝責詠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蕚等上言給事中琦泰郎中仕聲勢相倚挾勢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渼輅評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逵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誣勛謀逆黨附連名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誣上行私請大奮乾斷以彰國法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

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萼等遂肆搒掠録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璁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録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珏綸芳前山西副使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逵泰璦啟充仕及知州胡偉為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淳鳴鳳相鸞革職閒住者十七人頤壽玉啟潮文莊沐佖淵元錫才偕仲賢潤壯雄及前大理丞毛伯温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副使周宣等五人録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徙帝必欲寘重辟獻夫曰張寅未死而録代之死恐天下不服楊一清復力争乃減死永戍烟瘴地緣及子孫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戍張寅還職帝以璁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録頒示天下方璁萼反福達之獄舉朝雖不直璁萼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

貫就擒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由是福達獄始明

質實

崞漢縣屬代州今因之山丹衛元山丹州明洪武中置衛屬陝西行都司今為山丹縣屬甘州府山海衛明因臨榆故城改置今為臨榆縣屬永平府洛川姚泰置明屬鄜州徐溝金置明屬太原府今皆因之太原衛明洪武中置屬山西都司馬錄字君鄉信陽人江潮貴谿人王科字進卿涉縣人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程輅績溪人常泰徐溝人劉琦字廷珍洛陽人趙廷瑞直隸開州人沈漢字宗海吳江人秦祐臨清人張逵字茂登餘姚人陳皐謨代州人部蟲束陽人高世魁閿縣人任淳堂邑人姚鳴鳳莆田人潘壯浙江山陰人咸雄金華人王獻咸陽人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劉仕中部人唐樞字惟中歸安人李瑋景寧人李珏直隸開州人章綸嘉興人劉玉字咸

栗萬安人王啟字景昭黃巖人聶賢字承之長壽人劉文莊華陰人張潤字汝霖臨汾人湯沐字新之江陰人顧佖吳縣人汪淵上饒人張仲賢陽曲人閔楷任邱人張英三河人司馬相會稽人汪元錫字天啟婺源人余才內江人胡偉京山人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周宣莆田人彙是獄成凡前後所爭福達事者悉被株連惟鄭自璧趙廷瑞陳皐謨邵豳王獻唐樞六人不與王科等同罪蓋桂蕚等指名劾言官十四人及郎中司馬相未及自璧等故不入爰書且考明史自璧及唐樞傳時自璧因科道共劾中旨降二級外調已謫江陰丞去而樞于上疏時即觸怒帝斥為民樞疏最得是獄要領畧曰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謟諛者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詞訪緝者淆其真故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于是哀矜而至于辟矣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

罪重不宜輕加于所疑一也謂天下貌有相似二也謂諱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已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鋮從之其意何為繼而惠慶部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刼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于進祿等其原何自鋮伏誅于前進祿敗露于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可不則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刑最易辨識或取驗頭禿或證辨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始認於杜文杜是其姻識之矣質證于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于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人皆識之矣此不

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即福達即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譎寂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奸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原朴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伏答李午名遂茍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為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于左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為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郭勛從而信之亦事所有其為妖賊餘黨固意料所不能及勛自有

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曰証必言所証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等讐也則高尚節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其後定欽明大獄録惡樞辭辨晰刪之不載云

發明

李福達之獄衆證確鑿本無可疑郭勛以畏罪而庇姦嘉靖亦未始不悉其故乃以議禮觸衆怒一言中其所忌遂改命璁萼獻夫署三法司覆讞則不待爰書之定而早知是獄之必顛倒而反覆矣璁萼輩藉端報復鍛鍊株牽小人變亂黑白何所不至乃以君臨天下者緣議禮積憾臣

工借福建之獄而使穗蕚得伸其志雖奸人漏網衆正負寃皆所不恤然且賞平反之功頒欽明之録必欲箝衆口而獨行其是易曰訟元吉王弼謂處得尊位用其尊正以斷枉直故訟元吉也中正之不用訟何由吉哉

九月以桂蕚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特自蕚始甫踰月遷吏部賜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輔臣埒蕚既得志日以報怨為事廷臣莫不畏其兇威

下刑部郎中葉應驄等于獄

先是給事中陳洸素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摭元翰謫戍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

刊布之名辨究錄洸由是不齒于清議尚書喬宇出之為湖廣僉事洸恚甚見張璁桂萼輩議禮驟顯洸乃以舊官上疏言璁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銓法不平帝即還洸職謫良勝于外洸恃議禮合帝旨輒徧劾大臣凡已所不悅者悉指為邪黨璁萼大悅遂引以擊異已于是御史張曰韜戴金藍田特疏劾洸且封上元翰辨究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洸聽勘洸奏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洸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應聰及錦衣千户李經應聰與焚香誓天乃往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暧昧者勿論當論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洸懼亡詣闕中訴帝持應聰奏不下尚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綰力持應聰議席書萼為居間不能得遂璁共奏謂洸議禮

臣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為民大理卿湯沐及鑑一貫更爭之不聽未幾大禮書成幷原洸妻子應驄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至是璁蕚益用事而蕚方掌刑部廷臣馬錄等以劾郭勛下獄洸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訐應驄等蕚因訟洸寃遂逮應驄等于獄詞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驄對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心知洸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詔停刑乃當應驄杖事不實律斥為民洸復冠帶猶憾應驄不已越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按驗無實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洸及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數百人天下益惡璁蕚輩恣橫羞言議禮臣矣

質實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陳洸潮陽人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戴金漢陽人藍田即墨人熊蘭涂相皆南昌人胙一貫字曾唯

交城人鄭本公肅州衛人黄綰息人按同時有兩黄綰一為黄巖人侍郎孔昭之孫歷官禮部尚書初附張璁論大禮晚背璁附夏言人以傾狡目之一即息人力持桀應驄議者是也正德中為刑部主事諫南巡受杖歷郎中出知紹興府有惠政被徵時士民哭震野爭致贐止取二錢至京下詔獄瘐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張祐上蔡人

冬十月以張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璁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二章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璁初為

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璁深恨之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璁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并罷選庶吉士翰苑為空（質實 汪佃弋陽人）

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御史陳九疇于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正德中土爾番謀取肅州遣所親信者充貢使入關為内應九疇時為副使詗知之捶殺其使者和卓繖哲爾械舍音和珊送京師番人知事洩斂兵去肅州得安帝即位楊廷和奏誅舍音和珊而用九疇為甘肅巡撫三年秋番人入寇九疇擊斬塔濟迪音寇敗適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伊蘭俱死礮下九疇喜元兇殄滅遂以聞爲二人上表求貢帝怪且疑獻民至蘭州寇已退再奏捷帝頗知其冒九疇功然皆未

發也及王邦奇憾楊廷和彭澤假哈密事訐兩人誤國帝遣給事中錦衣至邊勘狀未還報而獄解會番酋伊蘭復來求貢且騰嫚語謂九疇寃殺和卓繖哲爾等故犯邊報怨吏部尚書桂萼以前獄未竟不得殺廷和澤知帝方疑邊臣虛妄計可因九疇復興大獄乃脅禮兵二部同上議曰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多矯飾亦事有因宜嚴覈九疇等激變狀大學士楊一清以事既前決請無追論帝不聽下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而戒一清勿黨庇遂遣官逮九疇獻民及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至是九疇逮至下獄萼必欲殺之并株連廷和澤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寧乃上疏為九疇訟寃言番人變詐妄騰謗讟以誑害我謀臣夫其蓄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為內應非九疇先幾奮僇使彼敗謀而退則肅州孤城豈能復保臣以為文臣有勇知兵忘身殉

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將妄報以恭肅爾等為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疏入帝意稍解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等皆落職廷和得免

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即求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叅除夕賜詩及以病在告則遣醫賜藥餌光禄致酒餼使者相望于道而遷乞歸益力乃允其致仕

夏四月甘露降告于郊廟

南贛巡撫汪鋐奏所部有甘露降為帝仁孝之感帝喜遂告郊廟是年春䨇寶人言黄河清者五十里遣太常往祭告御史周相疏諫帝震怒下之獄于是告祥瑞者踵至矣

䨇寶 䨇寶唐縣明屬陜州今因之䨇寶黄河自陜西華陰界潼關折而東流逕河南陜州閿鄉縣北又東逕䨇寶縣北又東逕陜州城西北三里又東入河南府澠池縣界

汪鋐字宣之婺源人周相鄞人

六月頒明倫大典于天下削前華盖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彚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譴謫志陛下之明斷旣得請璁復引疾求

退以要帝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帝優詔慰留之及是書成名曰明倫大典帝自製序弁其首命璁為後序刋布天下敘功加璁少傅萼少保霍韜方獻夫等皆進官而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將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

雲南叛蠻平

初尋甸土知府安晟死兄弟爭襲遂改置流官土舍安銓失職因作亂巡撫傅習檄守巡官討之大敗尋甸嵩明皆陷知府馬性善棄城走銓勢方張而鳳朝文復起朝文武定土舍也時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朝文紿其衆言詔已戮官軍將滅其部黨諸蠻信之悉從為亂殺同知以下官舉兵與銓合

滇中大擾朝議以歐陽重代習既又命伍文定為兵部尚書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適芒部土酋普奴亦叛并以屬文定未至重督兵擊敗賊而遣諭母子還故地蠻民相顧錯愕咸投諭降朝文計窮敗奔東川為追兵所及磔死銓衆猶盛逌據尋甸故巢列砦數十官兵分哨夾攻之諸砦先後破乃併力攻拔其老巢銓竄入芒部為土舍祿慶所執賊平是役也生禽渠賊千餘人斬首二千九百餘級俘獲男婦千二百餘撫散蠻黨二萬有奇奪羅械牛馬無筭捷書既奏而文定至乃移師征普奴會有言芒部不當用兵者遂召還尋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復上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文定決意用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糧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臣愚以為文定可罪也尚書方獻書李承勛因詆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衆乃令致仕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為不與時俯仰芒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為國伸威為議

者旁撓以故功不克就

質實

尋甸古滇國地撲刺蠻居之號仲劄溢源部後為烏蠻裔斯丁所奪號斯丁部蒙氏為尋甸至段氏改仁德部元初置仁德萬户府後改府明為尋甸軍民府今為尋甸州屬曲靖府武定唐羈縻宋州地後沒于蠻元初内附置武定路明洪武中為武定軍民府今改武定州直隸雲南省傅習進賢人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復熾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盤亘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寧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擣平八寨

于是藤峽復平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撰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訾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璁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後萼長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黄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毁一清一清亦不能無遷怒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猺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名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絶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

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彊圉有事誰復為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

賛寳八寨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黑剌丁縣北有周安鎮明時為八寨之一帝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平南縣北廻環相屬兩江謂左右江也牛腸後又益龍哈咘咳為十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六寺等寨在藤峽迤西横石江亦曰横水江在潯州武宣縣東南柳州右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即

大藤峽林富莆田人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

謚悼靈皇后後改謚孝潔

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

初封順妃至是册為皇后

質實 皇后張氏史不詳其地望毛奇齡彤史拾遺記后父韓錦衣衛指揮僉事

土爾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爾番不可撫宜閉關絶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繫其前後使者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議已定番酋伊蘭者本曲先人幼為番掠去長而黠健阿爾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為西陲患是年夏以獲罪其主率所部二千人降邊臣處之内地莽肅爾怒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遊擊彭濬所敗乃追夫復因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願以哈密城易伊蘭詞多悖謾瓊希張璁桂萼等指必欲議撫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以罷兵息民章下部議時胡世寧改掌兵部上言

番前變詐多端方許之朝貢而寇騎已至河西幾危此開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既言寇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嚇天朝而又言番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自相牴牾顧無墮其術中弛我邊備斯可矣伊蘭本我屬番為彼掠去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至哈密三立三絕今其王已為番酋所困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族彼强則入寇弱則從番難保為不侵不叛之臣臣謂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為奸利耳乞賜瓊璽書令詰莽肅爾入寇狀如果事出衛拉特則縛其人以自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並行寇知斂戢更敕瓊為國忠謀無狃于通番入貢當以足食固圉為長久計封疆幸甚帝深善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疏申前請張璁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爾番通貢如故哈密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不問莽肅爾桀傲愈甚朝廷不能罪然自伊

蘭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布塔子穆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爾番比歲一貢迄隆萬朝不絕然非忠順王苗裔矣

質實 曲先衛古西戎渼西羌唐吐番元設曲先荅林元帥府明洪武中置曲先衛地在今肅州西南 穆爾瑪哈穆特舊作米兒馬黑木今改